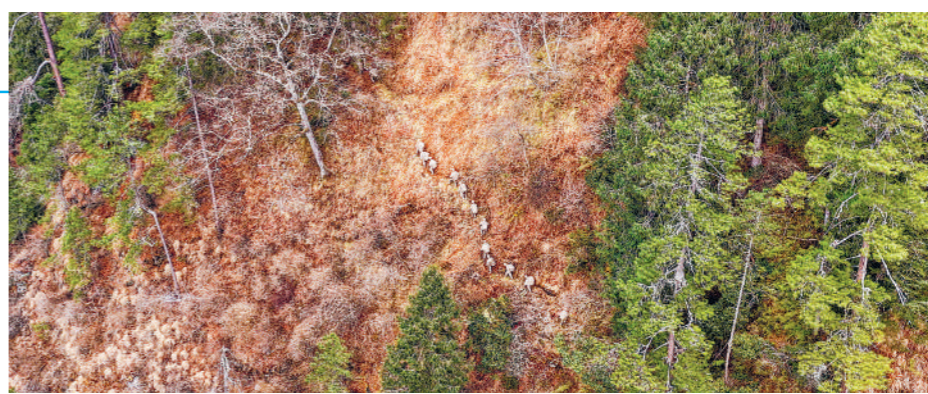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驻守在“地球第三极”深处，连队管段内，有一条名为阿相比拉的巡逻线，是西藏军区边防部队最远最险的路线之一。

阿相比拉，当地路巴语意为“魔鬼都不敢去的地方”。绝壁、险滩、密林、沼泽…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创造了此处的多样化地貌，却也为巡逻官兵带来200多个危险路段，其中37处需借助攀登绳、26处要架设悬梯才能通过。

每一次巡逻阿相比拉，都是勇敢者的出征、戍边人的战斗。在这条路上，连队官兵翻山越岭、彼此依靠，走出了顽强不屈的精神，走出了生死与共的情谊。近日依据巡逻计划，一支巡逻分队再次穿越约20公里长的无人区，勇闯这片“魔鬼之城”……



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官兵攀登险坡。

本报特约记者 张照杰摄

过，令人痛心的事再次发生。2005年，巡逻队伍途经此处遭遇泥石流，战士古怒为救战友坠下山崖，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。

“全体都有，集合点名！”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，每到“舍身崖”附近，巡逻队伍都会开始一场特殊的点名仪式。

“罗国稳！”
“到！”
“古怒！”
“到！”

崖谷间，官兵的呼唤久久回荡，大家知道，每一声“到”，都是一句生死与共的誓言。

“我们站立的地方是——中国”

夜幕降临，队伍终于行到一处背风的山坳，眼前这个不到50平方米的开阔地将是大家的宿营点。点燃篝火，奔波了一整天的官兵开始休整。

高山之间，只听身旁火焰噼啪作响，远处冰河隐隐奔流。杜富强从行囊中掏出一张全家福：合影拍摄于2014年，那是他的哥哥、排雷英雄杜富国入伍后，第一次与家人过春节，当时的杜富国一身笔挺军装精神利落。

看到这张合影，杜富强格外激动。他想起哥哥失去双手双眼后，第一次给自己打电话时说：“弟弟，以后哥哥没法再摸你的脸了。”杜富强硬硬地说不出话，杜富国安慰他，“在边防好好干，你就是哥哥的眼睛，替我多看一眼祖国的大好山河。”杜富强特意将照片打印出来，每次巡逻都带在身上，和哥哥一起丈量脚下的土地。

“哥，明天我们将在巡逻终点展开国旗、庄严宣誓，咱们一起告白祖国！”杜富强想告诉远方的哥哥，自己没有辜负他的期待，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信任。

第二天一早，队伍迎着晨曦继续出发。一路上，官兵又跨过许多艰难险阻。中途休息时，杜富强和几名战友用小石头堆起几幅特殊的图案，有五角星，象征着对祖国忠诚；有雄鹰，寓意着对边疆的守护……

“到了！”中午时分，队伍终于抵达一片空旷的草地，四周群山围绕，好似大自然筑起的天然屏障。

纵使身体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想到即将迎接“巅峰时刻”，大家仿佛又充满了电。所有人整理完装备后，将一面国旗迎风展开。鲜艳的五星红旗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照亮了茫茫雪山，也照亮了官兵的眼眸。

欧连长深吸一口气，用尽全身力气喊出：“我们站立的地方是——”

全体官兵大声回答：“中国！”
激昂的声音响彻千山万壑。官兵极目远眺，漫长的边防线上，有他们的坚实足迹，更有他们的热血青春和对祖国深沉的爱……

勇闯“魔鬼之城”

■李国涛 本报特约记者 张照杰

“魔鬼都不敢去的地方，我真想闯一闯”

4月的念青唐古拉山南麓，寒风依旧。

3公里武装越野、攀岩、战场救护……课目一项接一项，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9名新兵在训练场上展开角逐。此次比试，连队将筛选排名靠前的两人参加阿相比拉巡逻任务。

“魔鬼都不敢去的地方，我真想闯一闯！”此前，列兵杜卓训练成绩一直平平，始终没入选巡逻名单，他3次请求出征，可欧连长摇头：“走这条路，体能差一分，危险就多十分。坚持住，再练练。”

为了成功拿到进入“魔鬼之城”的“入场券”，他刻苦训练，咬牙坚持，攻克攀岩这一弱项课时，他经常练习到手掌磨出血泡，没过多久，掌心已满是粗糙的厚茧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次比拼，杜卓终于脱颖而出。在他心中，这将是军旅岁月赠予自己最好的“成人礼”。

“真是好样的！”看着公示栏上的名字，一级上士次仁顿珠着实为两名新兵感到高兴。前段时日，为了帮助新兵强体能、砺心志，次仁顿珠同他们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。戍边15年，巡逻百余次，3次荣立三等功，次仁顿珠每次任务都冲在前面。此次巡逻阿相比拉，他仍是第一个申请参加。

“你的爱人好不容易带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来队探亲……”欧连长劝次仁顿珠留守，可他态度坚决：“我可是大伙公认的‘开路先锋’，怎么能缺席？”

“膝盖的伤怎么样了？要不先歇一歇。”面对欧连长的关心，也在第一时间申请参加巡逻的一级上士唐银，态度同样坚决：“老毛病了，不要紧，任务来了，决不能退缩！”

面对这次险象环生的巡逻任务，申请者一个接一个，谁也不愿意当“替补”。欧连长综合研判，确定最终巡逻名单：欧连长带队，次仁顿珠开路，唐银任侦察员，二级上士杜富强任安全员，杜卓、列兵刘润坤等人一同巡逻。

出发前一天，每个人都要写下一封家书。大家知道，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纸遗书。庆幸的是，近些年来，连队未曾把官兵的家书寄出去过。

写这样的家书，对于年轻的杜卓和刘润坤来说，是第一次。两人坐在桌前



图①：官兵在巡逻终点展开国旗、庄严宣誓；图②：官兵携手过冰河；图③：篝火夜话；图④：官兵在密林中穿行。

本报特约记者 张照杰摄

久久未落笔，他们反复斟酌，怕言语太轻，又怕牵挂太浓，桌上的纸团越堆越多。最后，杜卓写下：“爸妈，儿子对得起这身军装……”刘润坤写得重一些：“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儿子无愧于心，更无愧于祖国。”

老兵们总是将以前写下的家书又抄一遍，欧连长也不例外，但想到去年6月刚刚出生的女儿，他又在信尾加上一句话：“小雨，将来有一天，希望你因爸爸的一次次勇敢出征而无比骄傲吧。”

“系上平安绳，咱们就是一条命”

清晨，天边刚刚泛白，巡逻分队已

在营房门口整齐列队。官兵互相把鲜红的布条系在左臂口袋里：“系上平安绳，咱们就是一条命，一起出去，一起回来。”巡逻路上险象环生，这条小小的平安绳在连队传了几十年，既是密林中彼此辨认的记号，也带有祈福平安的寓意。

迎着晨光，队伍向“魔鬼之城”挺进。刚开始的土路还算好走，不到1小时，脚下尽是碎石和杂草，壁立千仞的“绝壁坡”已在眼前。“全体队员，打起精神！”次仁顿珠手脚并用，率先登上坡度接近八十度的“绝壁坡”，随后将攀登绳甩向下方，回头对大家说，“抓紧了！别往下看，重心放低，腿部发力。”

次仁顿珠还记得，那年春天，快要登顶的战士刘洪帅一脚踩空，向下滑坠。上方的战士李辉眼疾手快，死死攥

住连着刘洪帅腰间的绳索，刘洪帅才得以无恙。到了崖顶，看到李辉因过度用力而指甲崩裂、鲜血直流，刘洪帅一下子哭出来——是战友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从那以后，次仁顿珠总会一次次提醒大家抓紧绳索，确保不让任何一名战友掉队。

翻过“绝壁坡”，爬过“刀背山”，一条冰河拦住去路。河面上，一根长约15米、宽仅30厘米的树干横跨两岸。系好绳索的次仁顿珠娴熟地迈上“桥”，双臂微张保持平衡，一步一步向前挪动。顺利抵达对岸后，他立刻固定绳索，为战友搭起一条“托底线”。

“拽紧绳子，一个跟着一个。”队尾的杜富强大声引导。刘润坤深吸一口气踏上独木，直感到汹涌河流溅起的水滴打在脸上冰冷刺骨。忽然间，刘润坤

脚底一崴，身体瞬间失去平衡，杜富强一把抓住他的衣服，将他稳稳拽回：“别怕，我扶着，慢慢走。”

谁能想到，如今这位托举战友安全的老兵，入伍时竟有些恐高。第一次巡逻，杜富强险些滚下峡谷，当时的战友蔡明阳一把拽住绳子，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后来，成了老兵的杜富强总是走在队伍末尾，守护战友安全。一次，战士胡玺乾在滑坡段失足，杜富强死死拽住绳索，即使虎口撕裂，也始终没松手，直至将他救下。

走过冰河，队伍继续跋涉，远处出现一处陡峭崖壁，上面几乎没有可供攀爬之处，只有一些特殊的岩石和树根可以作为着力点。“看到‘舍身崖’了！”这里是连队官兵的伤心地：1998年，战士罗国稳在此坠崖牺牲。后来，官兵专门在崖壁附近开辟了相对安全的新路，不



演出前，沙达木(右)为队员整理红围巾。

李国强摄

再过几个月，我的戍边岁月即将跨下12载年轮，与此同时，我发挥文艺特长坚持为战士们演出，奔向各个边防哨位的脚步也活跃了将近12年。

那一年，我入伍来到新疆军区某团。新兵时的我性格内向、不善言辞，再加上训练时表现一般，总觉得日子有些枯燥。

后来，一支演出小分队前来慰问。看着台上极具维吾尔族特色的歌舞，我忍不住跟着音乐律动起来，一名舞者见状便邀请我一起上台载歌载舞。那日天朗气清，我看到阳光把台

下战友的笑脸映衬得灿烂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

之后的日子，我更有精气神了，战术、体能等训练样样有进步，名字时常登上连队的“龙虎榜”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，上学时专门进修过舞蹈，指导员看出我在文艺方面的天赋，鼓励我加入单位的演出队。他告诉我，温暖他人的过程中，自己也会收获力量和勇气。

很快，我成功入选演出队。每到过年过节，我和战友们都会奔向一线哨位、慰问戍边官兵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如今我

奔向边关奔向你

■二级上士 沙达木

已是一名步兵班长，也是师部文艺轻骑队的演出骨干。

说起这些年走边防的难忘瞬间，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名小战士的身影。那天，文艺轻骑队为神仙湾哨所官兵表演节目时，他正在站哨。演出结束后，我和几名战友登上高高的哨楼，见到哨位上的他手握钢枪、目光炯炯。

担心小战士没能看上演出心里遗憾，我们为他即兴表演了一段舞蹈，配乐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过程中，小战士始终注视着前方，一动不动，但我注意到音乐一响，他的眼圈瞬间红了。表演结束后，大家正准备向他道别，他忽然转过身，朝我们行军礼。那一刻，我也流下了眼泪。

实际上，这样朴实无华、却又坚韧挺拔的哨兵在祖国边防线上还有许许多多。为他们演出，让我找到更多幸福感和价值感。

高原上环境复杂、气候多变，大部分边防点高寒缺氧，考验着我们的忍耐力。拿舞蹈节目来说，需要演员有很强的爆发力，每次跳完之后，常有人身体承受不住，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。

记得第一次前往海拔5000多米的某点位演出，一个两三分钟的节目下来，我脸色发白、喘得厉害。但看一场演出，边防官兵已经等待了很久。走下台后，我一边吸氧一边迅速换好衣服，随后登台表演下一个节目，将最好的状态展示出来。

舞台常常在室外，有时候演出到一半，突然就下起瓢泼大雨，淋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官兵鼓舞的掌声不断，我们的演出也不停。

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演出任务，大家有时一天要走好几个一线点位。奔波三四百公里，饿了就在路上吃些干粮补充体力，就连坐车时都抓紧每分每秒对台词、练动作。有些地方路况不好，走着走着，车就陷到泥里，我们就扛着工具集体出动，有人铲路、有人推车。实在过不去了，大家便把车停到附近徒步走过去目的地。

10多年间，我和队里的战友跑遍各单位下辖的一线边防哨所，参加大小演出1000多场，走过的里程超过25000公里。我告诉自己，无论风霜雨雪，只要官兵想看，就坚持演下去。

同行者说

我的创作之路始于一首边防歌曲《少一寸都不可以》，这首歌由新疆军区某团一名指导员所作，在高原驻地传唱很广。演出时，每当我唱到那句“年轻的士兵啊，从未想过要放弃”，台下都有官兵热泪盈眶。后来，我也开始尝试把所知所感写进歌中、融进曲里。

今年初到一线演出，看到云海中的雪山连绵起伏，仿佛一个个挺拔的哨兵，我便即兴写下《士兵的海拔》这首歌。歌词有了，作曲的过程卡了壳。我在录音室反复吟唱了数百遍，才终于将歌词唱响。后来，我还创作了《最美的地方》，向守护壮美山河的边防官兵致敬。下次演出，我想把这些歌唱给哨位上的兄弟们听，希望他们能喜欢。

——主唱歌手、中士 李航

前段时间的巡回演出，是我第一次踏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。为了让官兵观看到精彩的表演，我和队友们认真准备了不同节目。

随着海拔升高，我的身体出现不小的高原反应，可一站上舞台，听到官兵的欢呼声，整个人便不觉得累了。那天，我随队连续走访了两个点位，表演了6个节目。走下台以后，双脚无力的我瘫坐在地上。边防连队的卫生员一直陪着我，为我递氧气管，直到我气色逐渐恢复。

为一线战友带来欢乐的瞬间，是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时刻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我都深感幸福，希望下次为他们带去更棒的节目。

——舞蹈达人、上等兵 张皓希

驻守在苍茫寂寥的高原，官兵难得见到陌生面孔，每次车子一停，他们就冲过来帮我们卸物资、搬东西，脸上挂着纯朴真诚的笑容。

看演出时，官兵常在台下举着用纸壳、小彩灯做的牌子，大声叫好。演出互动时，他们会把一串棒棒糖挂在我们的脖子上，把攒下的零食往我们口袋里塞。一些点位没有演出场地，我们就拿着吉他走进每间宿舍，和大家一起唱歌、跳舞、聊天送祝福，现场气氛特别热闹。

每次演出结束后，边防官兵都会站成一排，依依不舍送我们离开，我总会挥着手告诉他们，一定会再见。

——唱歌能手、下士 郭亚辉

(程志勇、黎天华、黄俊杰采访整理)

